

## 论“大国工匠”与“工匠精神” ——基于中国传统“考工记”之形制

●彭兆荣

**摘要**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展,“以人为本”的工匠技艺和工匠精神已然成为中国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它既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集体形象的写照,又是传统“百工”世代传承形制的继承。今之中央电视台《大国工匠》的播出,旨在继承和发展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值得祝贺。然也存在明显缺失,失者之一,在于未能做好“考工记”的知识考古作业,简化、窄化了“大国工匠”传统与“工匠精神”的内涵。本文试图弥补之。

**关键词** 大国工匠;工匠精神;工业;考工记;技术

**文章编号** :1003-2568(2017)01-0018-08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彭兆荣,博士,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邮编:401331

DOI:10.16564/j.cnki.1003-2568.2017.01.003

中央电视台自2015年五一劳动节开始播出《大国工匠》八集纪录片。2016年10月1日,《大国工匠》(二)播出。节目播出后,评价好声一片。观众对于战斗在不同岗位上的“工匠”给予了崇高的评价。点赞者中有我。《大国工匠》的主旨歌颂“以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劳动者。颂扬的“工匠精神”主要包括:敬业爱岗的精神,精益求精的态度,精湛的手工技艺。然而,在对敬业爱岗的各条战线上的英雄表示崇敬之余,窃以为中央电视台《大国工匠》对“工匠”的理解、阐释、表述失之简单,未能将中国“工匠”以及“工匠精神”的完整价值和深刻意义表现出来。

制、形制都绕不开它。所以,如果“大国工匠精神”缺失对这一最重要的知识遗产的追随、追踪、遵循、遵照,皆必将有失。依笔者的理解,“大国工匠”除了片中所总结的意义之外,至少还有以下意义。

“工”之本义是为工具。甲骨文“工”作,指古代匠人的多用途器具。金文、篆文虽有些微变化,但基本未改。《说文解字》释:“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义。”工之“规矩”,虽为工具,却有量度方圆之重。“工”之形制是非常讲究的,字属上为“工族”,与巨、矩、用、巧等同属。造型上,“工”顶天立地,“王”即在其中加一横,形成“天地人”相通之像。“工”者,“天人合一”之照相。明代宋应星之《天工开物》最能概括:“天工”,典出于《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意思是说,天的职司(工作)由人代替执行。宋氏借指人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的协同的行为,“开物”,人类根据生存需要所进行的各种加工和工作行为。概而言之,工匠之作是自然与人文的合作与协作,是“天人合一”的产物,这事实上已经

“工匠”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复杂的概念,《周礼·考工记》对古代“工”做了全面和完整的考述,是中国“工匠”的古代权威版本,也是任何对中国工匠做“知识考古”时必做的功课。换言之,任何与中国“工匠”有关的意义和意思,无论是本义、衍义、发生学意义,还是工匠定



①[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00页。

②[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涉及了中国的宇宙观。《周礼·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是为中国当下各类“工程”最应警示者。（图1）



图1 嘉峪关城墙砖上的刻符。彭兆荣摄

“工”亦作祈祷时用的祝咒之具，与“巫”字相同。“工”在甲骨文中的另一种写法,表示祭祀时手持巧具，祝祷降神。巫祝之“巫”的古字形为双手把持“工”。《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褻舞形。与工同意。”古代的“巫”者，通常代王与天沟通。从世界的大量民族志资料看，许多民族的“神—王—巫”同体，而“王—巫”为同一人。巫具有与天沟通的能力，负责与神交流。中国殷商时期，贞人与王有合作的，有时王亲自充当巫师与天沟通。“巫”是一门专门技术，殷商时代亦属“工”的范畴。事实上，在世界许多古代文明类型中，“工艺”都与

占卜有关。“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和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把占卜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看作是一种技术(Art)，研究兆头，进行归纳推理，这些兆头表现为异常的自然现象：雷电、云彩的飘移、鸟的飞翔、动物行为异常，等等。它们预告出将来是凶，或是吉。另一类占卜是凭直觉，也无法传授，柏拉图认为它晚于前一种，也要高于前一种的占卜。它的标志是神的降临和精神的入迷恍惚状态。特尔斐(Delphi)和其他一些神庙里女巫们所传递的神谕就是这样的神之降临行为。”中国殷的占卜体系之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已然形成表述之范。甲骨文(又称“契文”)作为中国最早成熟的代表性文字，原本乃占卜吉凶而在龟甲或兽骨上记事契刻的符号，内容主要是占卜所问之事和所得结果。

“工”是工业(“百工之业”)的简缩，与行业相关。它涉及社会分层与行业分类的整体形制，是社会分工细致化的产物。《墨子》：“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鞴，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周礼·考工记》中有“百工”之说，“百工”与“百官”配合。“百”虽为虚指，却透露出当时“工业”发达，范围甚宽。绘画的叫“画工”，占星者叫“星工”，卜贞者叫“卜工”，乐律者叫“乐工”……韩愈《师说》中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乐律者叫“乐工”。由此可知，工匠并非窄指操作技术的工人和匠人。巫师、医生、画家、音乐家、教师等皆在其列。《仪礼·大射》：“小臣纳工，工六人，四瑟”，郑玄

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考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26页。

②[日]白川静《常用字解》，苏冰译，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

③[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00页。

④James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Chapter ii - ii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p.9-47.

⑤[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6—127页。

⑥近代以降，中国将“工业”(百工之业)对译西文之 industry。西方的工业指原料加工成产品的工作过程。工业史经历手工业、机器工业、现代工业等发展阶段。18世纪英国出现工业革命，使原来的手工业逐步转变为机器工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现代工业阶段。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民似乎已然“消化”了西方的这些概念和知识，却忘却了我们自己的“工业”概念和历史。

⑦“百工”也是官职，《考工记》开篇即有：“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属，于天地四时之职，亦处其一也。司空，掌管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考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20页。

⑧徐艺乙《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⑨吴毓江撰，孙启治校《墨子校注》卷6《节用中第二十一》，中华书局，1993年，第255页。


⑩[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注：“工，谓瞽矇善歌讽诵诗者也。”而中国素以农耕传统彰天下，从事农业的农民也称作“工”，《天工开物》中就有“稻工”“麦工”，强调从事具体的农事工作。又，各个领域、各种工业都有“名工”。“名工不但创造变化，也形成典范和格套，带动流行，进而塑造了职业上的传统，这种情形普遍存在于中国传统的工艺和艺术传统中。”

既是行业，就有专门的规矩和技术，也就有传承制度。“工”也包括行业之制和专业传承。《周礼·考工记》也做了规定：“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注疏：父子世以相教。这不仅涉及中国一整套行业技术的规程，也瞥见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纽带，将血缘、亲缘与业缘结合在了一起。同时，所有行业都有“英雄祖先”（圣人）为“始祖”，以示“名正言顺”。“世”典出《管子》“工之子，商之子，四民之业”皆云“世者”也。

既是“工业”（生业、行业），必管理之章法的“工官”制度。这也引出了古代管理上的功能：（1）工业的“世系”传统。（2）社会化管理和交换的需求。远古时期，“是无所谓工业的。简单的器具，人人会造，较繁复的，则有专司其事的人。但这等人，绝不是借此以营利的。这等人的生活资料，是由大家无条件给他的，而他所制造的器具，也无条件供给大家用。这是后来工官之本。”“工官”由是亦成专门管理之职务。《后百官制》云：“其郡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工官涉及的部门极其广泛，凡与手工税务相关的事务与机构都在

其列。可知当时发达的工官管理制度。而国家在管理上通过对特定的工业实施掌控，如冶铁、盐业、铸钱等，余者则由民间自行发展、传承。这在秦、汉时代就已经有了清晰而明确的定制。

“匠”，古字，字形若筐中置一斧，《说文解字》作：“匠，木工也。”泛指各类手工技艺专门人才，如能工巧匠、巨匠等。《周礼·乡师》有：“执斧以莅匠师。”《论衡·量知》：“能削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穴凿穴培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sup>①</sup>始知，匠与工相同，基本意思是各行各业的能手。社会分工的特点，必然导致各行各业的鲜明特点，同时，工匠社会地位亦随着历史步伐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发展的总体面貌看，历史越往前推，越是重视“手的工作”。古代圣王都是“工匠型”人才，炎、黄、尧、舜、神农、后稷，无不为“工匠”始祖。

“匠”间或与“王”互称。古之时，称“王”者，必有“国”（口、國、廓、郭），国初指城郭，特别是王城。王之所居，以统天下，以治四方。《小尔雅》有：“匠，治也。”<sup>②</sup>有设计、营造、治理的意思。就古代国家的政治形制而言，工匠是国家建造的功臣。从殷商到周代，工匠的地位非常高，《周礼》之开言便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sup>③</sup>。古之时，王要立基称王，要有“王城”，“建国”即营建城郭。“国”的本义为城口，甲骨文即从口，指城邦建设之立正方位，原为建筑工匠定基立中之务，故郑玄谓《考工记》有“匠人建国”“匠人营国”之谓。<sup>④</sup>在这里，“王—匠”互转，王为天子，匠为天工。换言之，王

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一七《大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6页。

②[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21页。

③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67页。

④[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考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25页。

⑤[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25页。

⑥吕思勉《中国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⑦骈字类编，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百二十一，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黄山书社），第11260页。

⑧宋治民《汉代手工业》，巴蜀书社，1992年，第154页。

⑨[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40页。

⑩[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38页。

⑪[东汉]王充著，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709页。

⑫[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句读》清刻本，卷十下，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黄山书社），第688页。

⑬[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⑭[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考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61、第1663页。



之建国,既指喻治理国家的行家里手,亦实指“国一口”(二者同音本义)建筑的能工巧匠。(图2)

就工匠技术的艺术遗产角度看,中国自古将手工技艺之“美”与“用”融合在一起,虽然在封建社会中,也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遗说,但主要就社会分工的伦理而论,不涉及审美之“美/用”问题。工匠之劳动,创造和创作了各种各样的作品、产品,其中许多都有不朽的艺术价值。比如中国建筑中的斗拱,“美用”合璧。这是“手工”还是“天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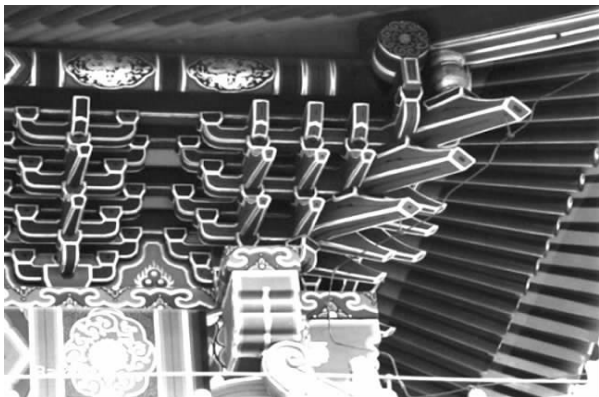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建筑中的斗拱

综合而言,在对“大国工匠”及“工匠精神”的知识考古中,我们发现,其不仅包括国家建造,圣人之作,百工之业,美用相融、世代相传之工匠形制,还包含“天人合一”,一点四方、和睦万邦,治理“天下”的大国风范。

“工业”既是各行各业——“生业”之所属,也就各自有规约。而任何“手的工作”(手工)的专业化形制,必形成了特殊的艺术形制。以中国的“秦砖汉瓦”为例,砖瓦不仅是传统的建筑材料,也是特殊的艺术载体,比如画像砖,即砖面有浅浮雕或阴刻图案。诸如砖(画像砖)、瓦(特别是瓦当,即瓦头)等,它们都是建材,却无妨成为艺术的载体。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的手工艺与生

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与行业之间的特殊关系。砖瓦作为建材,作为“工业”艺术的表现,它经历过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汉代,已经成为重要的装饰艺术。田自秉认为,汉代的砖瓦形成了独特的装饰风格,可以“质、动、紧、味”四字概括:“质”,指具有古拙朴质的特点,古拙而不呆板,朴质而不简陋;“动”,指生命力的动感,云气纹是飘动的,动物纹是飞翔奔驰的,都在动中;“紧”,指画面紧凑;“味”,指具有装饰的味道,耐人寻味。



图3 中国古代瓦当图

手工技艺史必包含技术史在内。西方“技术”(Techn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是由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与Logos(系统的论述、学问)演化而来的。亚里士多德把技术与科学区分开来,认为科学是一种理论,而技术则是人类的活动技能;18世纪末,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这是较早的技术定义。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分析角度:技术是一个特定的体系关系,而不是单一性的:“如果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逻辑可寻,那么这个逻辑并不完全是独立的。技术发展首先需要一种协调,因为孤立的技术是不存在的,它需要其他辅助技术。”当然,这个体系的基

①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标点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2193页。

②图片来源 <http://www.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z=0&ipn=中国建筑中的斗拱&step=word.2016-12-1>。

③彭兆荣《手工》,《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

④夏明澄《中国工艺美术史》,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76页。

⑤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第163页。

⑥图片来源 <http://www.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2016-12-1>。

⑦〔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础是其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特定时段的体系关系。“一个技术体系构成一个时间统一体。它意味着,技术进化围绕着一个由某种特定技术的具体化而产生的平衡点,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在中国,“技术”一词出自《史记》,最初有“法术”之意;史籍通常把技术当作“专门技艺”讲。在中国,对天人关系的探究、对物性与人性异同的探讨、对技与道的思索,以及传统美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与手工劳作的奠基和手工艺技巧的产生、发展融为一体。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很多是源于手工艺、技术的实践。善于譬喻的庄子以“庖丁解牛”说养生,以轮扁制轮论“言意”,表明了古代哲学中由“技”而升华出来的“道”。或者反过来说更为准确,即“道”为上者,“技”在下方。诚如明代徐上瀛以“琴”论之:

要之,神闲气静,蔼然醉心,太和鼓鬯,心手自知,未可一二而为言也。大音希声,古道难复,不以性情中和相遇,而以为是技也,斯愈久而愈失其传矣。

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的设计思想、技术思想是和古代的哲学思想融汇一体的。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于道与器、物与欲、问与质、技与艺、用与美等工艺美学基本范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或取譬引类,或直言阐述,连篇累牍,史不绝书。”

中国传统的“技术”在工艺层面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技”强调用手的实践,有“熟能生巧”的意思。《说文解字》:“技,巧也。从手,支声。”与

“工”相配。《礼记·坊记》有“尚技而贱车。”的说法。《庄子·养生主》更有“道也,进乎技矣。”而“术”多则更与行业发生关系,比如“宅法秘术”。《宅经》之开言即是:“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就此五种,其最要者,唯有宅法为真秘术。”何谓“五种”?五种术数方法。古代称占宅者、占葬者、占卜者、占星者、相面者为五种术士,以山、医、命、相、卜为五术。其中“山”指选择龙脉山向。后来的“术”通常与“业”并置,“术业有专攻”,说的就是这番道理。

“术”需要特别讲述。传统中国之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学和思想的工具表述。由于“天人合一”作为原则贯彻社会历史的长时段,中国哲学之鲜活特征则是“落实”于日常。“术”便成为将二者化合为一体的“工具理性”。“方术”即为代表。西方有学者将中国的“方术”译为 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哲学)和 occult thought(秘术思想)这两个词来讲“方术”。站在具有宗教和科学背景下的西方人,很自然会将中国的“方术”置于这样的认知和表述范畴。据学者考据,“方术”一词的比较明确的用法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但它并非最早使用者。与“方术”概念接近的还有“道术”“数术”(也作“术数”)。数术的门类很多,此不详述。笔者所强调的是,中国传统的“技术工艺”特征:(1)贯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2)融汇哲理之“无形”与实践之“有形”。(3)将未知因素神秘化。(4)孳入驳杂门系与知识。(5)与业缘(生业、行业等)揉合。(6)具备操作的工具性。

中国的“技术”很早就有细致的分类。《周礼·

①[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②参考译文:总之,气定神闲,温和舒心,太和之气鼓荡宣畅,心中指下悠然自得——这些意趣是无法逐一用语言来表达的。大音希声的道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理解,琴学的正道已然很难恢复,如果不以中正平和的性情状态对待弹琴,却只把弹琴看作是一门技术,如果这样,时间越久,琴道也就越近乎失传。见[明]徐上瀛著,徐樾编著《溪山琴况》,中华书局,2013年,第24—25页。

③梅映雪《传统工艺造物文化基本范畴述评——传统工艺美学思想体质的再思考》,《美术观察》2002年第12期。

④[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56页。

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中华书局,1980年,第1619页。

⑥[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内篇齐物论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50页。

⑦王玉德、王锐编著《宅经·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9页。

⑧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⑨相关概念的辨析可参见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

《考工记》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完整地论述此论题的经典之一。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继《周礼·考工记》后另外一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手工技术资料。书中详细记载了中国三四百年前流传于民间的多种工艺技术,计十八类一百零七项。《梓人遗制》是元代木工匠人薛景石所著,元初文学家段成己作序。该书以介绍木器形状、结构特点、制造方法为主。《髹饰录》是中国古代唯一传世的漆器工艺著作。分“乾”“坤”两集,共186条,涉及髹饰历史、工具、原材料、技术、漆器品种、漆工禁忌、仿古和修复等方面。王祯《农书》除兼论南北农业技术,还体现了作者的农学思想体系。

中国的技艺遵循着“美用一体”的规则,也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技艺风格,对此,西方人有时不能理解,比如18世纪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就认为中国的陶工不擅画人,瓷器上的人没有按照人体比例进行描绘,相关的批评很多。而中国工匠对陶瓷技艺的烧制,特别是对火的控制和把握则堪为一绝。类似的批评是以西方的技艺体系为圭臬所做出的。当然,西方的学者中也有对中国传统技艺给予中肯评说者,芬雷认为:中国的“陶工与铁匠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加以天然资源提供一流的陶瓷物料、煤炭和铁矿石,遂予中国关键性优势,胜过天下其他地区。由以下事物出现而定义的‘文明’:作为栽植、家畜蓄养、聚落定居、信仰崇拜、书写符号和疆土政权……”西方人对中国工艺所做出的各种评价,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总的来说却相当隔膜,原因在于中西方的工业体系和体制完全不同。

中国的传统技艺从来都是沿着自己的方式行进,是整合不同思想、观念、学科在技艺上的适用,并传袭了与众不同的工序、经验、手段,进而形成了相应的技法,而它们又都统摄于特定的认知分类之中。比如沈括用笔记体作成的《梦溪笔谈》则集科学、技术、文学、思想、历史、工艺等于

一体,其条目中属于人文科学,例如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音乐学等方面的约占全部条目的18%;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约占总数的36%,其余的则为人事资料、军事、法律及杂闻轶事等约占全书的46%。王世襄主编《清代匠作则例》把已完成的建筑和已制成的器物,开列其整体或部件的名称规格,包括制作要求、尺寸大小、限用工时、耗料数量以及重量、运费等,使它成为有案可查、有章可循的规则和定例。

## 二

任何技术离不开工具,某种意义上说,工具决定了技术。中国古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之说。这句话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公的用意虽就施政而言,但借用的其中的道理却是完全的“工具论”。“工具”在此并非简单的手段,也是刻苦的学习和实践过程。对于工艺的习得和技艺的获得,孟子还有“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的名言,说的是能工巧匠能够教会别人规矩,但无法教会别人取巧。要成为能工巧匠,必须老老实实地按照规矩学习、实践,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中国古代的艺术从实用出发,今天人们所说的“规、矩、准、绳”皆工具。“规”为十字形,是画圆的工具;“矩”为勾矩形,是画方的工具;“准”作方形池状,以水为准,是测量是否水平的工具;“绳”即垂绳,是测量是否垂直的工具。规、矩、准、绳四物可以相互校验。如《周髀算经》有:“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圆),”说的是以规(圆)校矩(直角)。中国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就有这些工具的残件。

这些技术工具也与天人合一的价值相配合,比如圭表,是中国古代发明和使用的一种度量日

①②〔美〕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郑明萱译,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35—37、第107页。

③④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标点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2204、第2270页。

⑤武家璧《试释良渚文化石钺上的图语与文字》,《文化遗产与公众考古》,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编,2016年第二辑,第3—4页。



影长度的天文仪器(日晷也是),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国就开始使用了。据说,日晷还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天象学)之所以发达,重要原因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对历代王朝来说,制定历法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指导农业生产,合理安排农事;二是预测天象,为政权的‘天命’提供依据。”

中国的手工艺有自己的规矩,独树一帜,比如“方”,按照甲骨文中为“𠂔”,有学者认为其为两个单体“一”和“人”或者“刀”所组成,而“一”是一种木匠用的方尺,这个推测可由“矩”字得到支持。有学者认为,“矩”字指一种工具,是画方形的方尺。就工具的历史制度的演化来看,它与人们的居所和宫阙存在着关系,《周礼·考工记》讲得很清楚。而这又与中国古代天象学、天文学存在着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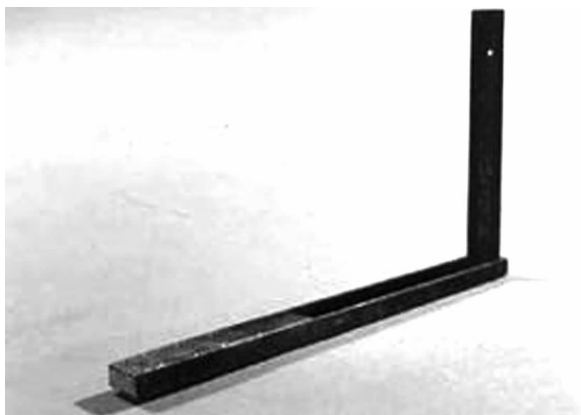


图4 东汉铜圭表

具体的应用技术,皆融化于具体特定的“工业”之中,而且配合以独特的解释。举一个例子,中国传统建筑的鸱尾、鸱吻,指中式房屋屋脊两端的装饰物,其象如鸱尾。何以有这些装饰?完全属于中国营造、中国知识和中国形象集合。由于中式建筑以木结构为基本,木质建筑优势众多,缺点亦明显。其中之一便是怕火。历史上因火毁

灭的宫殿不在少数。其中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柏梁台宫殿被大火所毁,据《汉书》载:“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压火祥。”“尾似鸱”,鸱乃传说中的一种怪鸟,因能降水灭火,故有鸱鸟之形、之象,其中混杂着龙的形象,“虬”即小龙,有角。有的因其像鱼尾,故称“鸱尾”;又因它张着嘴衔着屋脊,所以也称“鸱吻”。它既有建筑上的功用,又具有装饰性。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也反映出特殊的宇宙观,《易经》里“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可见“栋”“宇”“堂”(基)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性。而“栋”说明了“木”的建筑制度。中国建筑的主要材料为木,即所谓的“架构制”(Framing System)。以木质材料为主体的建筑形成了中式建筑艺术上的完整形制和艺术特色,“如果没有中国特有的木构架的结构体系,就不会有木柱、木梁枋的艺术加工,不会出现梭柱、月梁、雀替、斗拱等构件的艺术形象,也不会产生室内天花、藻井、格扇、罩这样的艺术形式。”同时,工具与建筑方面也涉及中国的宇宙观。按《周髀算经》的说法:“圆出于方,方出于矩。”而“矩”就是“一”,即工具。且它也与“巫”字有关,并与“四方”的含义和测定有关。

与工具形制相关联的工艺技术方面的表现和特点,更为鲜明地反映了不同技术系统范畴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它们与其说是功用性的,不如说是精神性的。就此,林徽因认为,中国的建筑,“有许多完全是经过特别的美术活动,而成功的超等特色,使中国建筑占极高的美术位置的,而同时也是中国建筑之精神所在。”比如中国建筑上的斗拱,它不仅在房屋建筑,特别的屋顶方面的支撑功能,形成了柱与屋顶的过渡部分,更是中国建筑艺术中的至美的技术表现。

无论世界各国的手工艺变革多巨、变化多

①陈苏镇编著《恢宏与古朴: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特质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②图片来源 <http://www.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2016-12-1>。

③④⑥楼庆西《装饰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第30、第123页。

⑤⑧⑨林徽因《林徽因谈建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6、第8、第12—16页。

⑦〔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6—97页。

快,其社会理由无不涉及两个重要的因素:手的工作和美的享受。中国“美用一体”的结果是技艺与行业协同合作,这也是手工艺的一个特点。比如古代的装潢裱背,它既是一种专门的技术,又与书画同构艺术的有机部分。明代周嘉胄的《装潢志》中有这样的结语:

《辍耕录》云,画有十三科,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织造绫锦绢帛;一染练上件;一抄造纸札;一染制上件颜色;一糊料麦面;一糊药矾蜡;一界尺裁板杆贴;一轴头;一糊刷;一铰炼;一绦;一经带;一裁刀。数科内缺其一,则不能成全画矣。

人们今天可以欣赏到古代精美的书画艺术作品,没有装裱技艺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对于书画艺术,尤其是经久之作,装潢实为“补天之手”。

### 小 结

国有国史,家有家谱,事有事因,工有工业。《大国工匠》亦然,有史、有谱、有因、有业。无论是工人、技艺、工具,抑或是行业,早已成就“国之大事”“国之大体”,其有形、有体、有智,更不乏精神,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以勤劳技艺以安家,以法规章典以定国,“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原来自于工匠作业,被孟子提升到治国方略之高度。“考工记”是《周礼》中的章典,是知识考古的方法,是文化遗产的传承,更是大国工匠精神之表述。不可或缺。

①②[明]周嘉胄著,尚莲霞编著《装潢志》,中华书局,2013年,第180、第15页。

### 购阅启事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邮局订阅《民族艺术》(邮发代号 48—58,2015 年每册定价 15.00 元)如在当地订阅有困难或需破季订阅、单册购买,可汇款到《民族艺术》杂志社发行部邮购。

本刊尚有少量 1987 年 1-3 期,1989 年、1993 年、1994 年 1-4 期,1995 年 1、2、4 期,1996 年 2、4 期,1997 年 3、4 期,1999 年 1、3、4 期,2000 年、2001 年、2002 年 1-4 期,2003 年 1、3、4 期,2004 年、2005 年、2006 年、2007 年 1-4 期,2008 年 1、2、3 期,2009—2016 年,每册 15.00 元。欢迎购阅。

地址 广西南宁市思贤路 38 号 民族艺术杂志社  
邮政编码 530023 电话 0771-5621053